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

卷五

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為姚方輿二十

第八字所橫斷

第六十六言今臯陶謨益稷本一別有棄稷篇

第六十七言

第六十七言考定武成未合左傳數紂罪告諸

第六十八言

第六十八言古文畢命見三統歷以與己不合

遺未句

第六十九言安國傳就經下為之漢武時無此

第七十言安國傳不甚通官制

第七十一言穎達疏最下證以武成

第七十二言白居易補湯征書久可亂真

第七十三言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

第七十四言古人以韻成文大禹謨泰誓不識

第七十五言旅獒馬鄭二公讀獒曰豪今仍本

尚書古字

第七十六言論語譬喻之辭今悉改而正言

第七十七言史記有夏書曰今忘采用

第七十八言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

采用

第七十九言左傳引夏書作釋辭大禹謨不當

爾

第八十言左傳引蔡仲之命追叙其事今不必

爾

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目錄終

尚書古文疏證卷五

太原閻若璩撰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為二然慎微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輿出妾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讀去獨之堯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

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  
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  
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  
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載  
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  
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為一篇可以  
為一人可以為虞史故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為  
虞史定紀堯而并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  
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析為二帝曰欽哉

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  
固多矣又况二十八字無一非勸襲陳言者乎善乎  
同里老友劉珵先生之言曰欽黜偽古文請自二十  
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  
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  
掠詩長發文明掠軋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  
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  
正見其蒐竊之踪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其係作史之妙則不然烏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等職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汭作九共稟飲十一篇皆為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共余因悟共即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為一史之綱維有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為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汭作諸篇蓋即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

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共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記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

矣

又按胡渭生臆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  
用兵篇

第六十六

劉珵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為一三謨去二子  
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臯陶謨益稷  
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  
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  
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

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  
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臯陶謨釐而二乎  
說不可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  
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  
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  
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  
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  
流傳於代子雲豈鑿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  
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

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稷稷見存故謂言  
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臯陶惜永  
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今人事或存  
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矣

按吳氏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  
第為主但曰若稽古臯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  
四字為增斷自臯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亦亦揚  
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又按困學  
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

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彊  
通者也其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  
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  
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其義因舉張  
博望乘槎事以例曰古人多通用近焦侯以為杜  
詩之誤不知其出東方朔別傳見太平御覽自與  
博物志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盧疑稷契  
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其論不知揚子之談經

杜公之徵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与焦氏  
等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  
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  
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共至光武時張  
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  
唐堯著典青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然晉  
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于帝至格  
于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孔書出

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說

又接漢王莽列傳兩有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

舜典中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

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為一

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

見猶未徹

又接後漢周磐列傳与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

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為

一无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

列學官以後志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  
亦可為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  
於是宋儒劉氏王氏輩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  
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  
有神四語皆繫于于征伐商下為初起兵禱神之辭  
是已不知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  
為武王教紂之罪以告諸<sup>侯</sup>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

有誤故偽作者只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為王若  
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并追述初起兵禱  
神如共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  
作初請命代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共  
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為所笑昔人有  
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余殆欲測其情云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為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  
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无所誤乎抑有、乎余曰  
誤亦未免特此他書差密耳憶戊申夏王源崑繩

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衛侯不去  
其旗是以甚敗也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并不  
見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是史記刺客傳遺秦舞  
陽下落乎所闕亦不細余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  
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滅也左氏書滅例也  
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滅杜  
氏註國雖存君死曰滅也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  
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衛者懿公已死于  
此句中矣下文狄入衛蓋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  
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侯之文  
不知狄入衛書法經傳悉同而先言滅乃是君死  
之謂於社稷無涉焉得謂之无下落乎古人字不  
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登賴註以登之註亦未盡賴疏  
以盡今試舉一事論語祿之去公室五在矣斷自  
宣公政逮於大夫四在矣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  
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共四十一年政將

何歸乎豈論語妄語和語既不妄則集註誤可知  
然自文子數起以為實相三君又无以位置桓子  
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也矣  
註曰文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桓子之卒  
也疏曰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  
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始曉然于論語  
四也蓋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其數又孔子世家  
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是證前說之  
不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為權  
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偽名甚至  
明著聖經歷二年平子為傳註者莫能指以寔之嗚  
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愚謂有當請於朝乞早  
加刊正无誤後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且出而曰陪且執國命者蓋  
當時陪且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制其  
主專其政橫行於國之中尚不似大夫得將兵於  
外与列國盟會声迹及天下故變其文不与大夫  
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也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

止豈聖人反為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  
註云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出奔齊融號  
博洽嘗自稱吾見書傳多註必有徵叅以杜氏註  
昭十二年蒯南遺之子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  
南氏亦在再立主之列是又當為集註補其闕  
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但疏以解名物制度猶多未備  
亦試舉一事壬子秋過陽四松莊傳山先生字青  
主者遙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声子譏而登

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履復脫譏乎雖杜註古  
者見君解譏然書傳中僅此一見无別證何也余  
不能对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  
漢魏以後朝祭皆跣譏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叅議  
案禮跣譏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  
宗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譏盖方是時  
有不跣譏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  
妙者在案禮跣譏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  
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

為歡後則以跪示敬也。古今不同處，因怪杜  
註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為古者燕飲解  
韞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真可以正杜註。補  
孔疏為劉炫趙汭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十  
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禮正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為歡者，叙立司  
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  
說，屨便包有解韞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  
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  
皆及坐，其有跪為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韞  
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声子循禮之變，遭公怒  
詈，以致君臣相攻，正是補儀禮註之不逮。大抵三  
代禮文具在一節，一日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屨  
升就席，知并解其韞，讀他禮或至說屨升就席，有  
不必跪韞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韞，与  
張釋之傳王生曰：吾韞解，同耶？否耶？余曰：否。解韞  
謂解去足之衣，韞解則韞之帶解，散耳。證一有二  
一。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

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一哀帝紀中山孝  
王來朝賜食於前後飽起讖繫解武王之係也中  
山孝王之繫也竝音計皆讖所束之帶也張廷尉  
之跪而結也音亦計則以手從事非指物言矣烏  
手同

又按古人脫屣則有讖在脫讖則將跣是矣君臣  
群而飲酒悉解其讖若徒跣謝罪者然其何礼焉  
曰脫讖固尚有行滕在行滕今俗名裹足是也六  
朝人謂之行纏或曰豈即詩小雅所謂和幅桓二

年傳減哀伯所云幅欵余曰近矣而實非也行滕  
與今裹足皆有讖以蒙其上者也和幅与幅則  
無讖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帶在股和幅在下  
和幅以上配赤帶減哀伯諫曰哀冕蔽垺帶裳幅  
寫幅上以配哀冕等下以配赤舄蓋人君之盛服  
也非行滕者比當康成及預時已无復其制故第  
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内則有偏則常人之服也康  
成直註為行滕不言若其密如共憶余至福建會  
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米帛纏其足由

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膝之鬆蓬因想  
見古者初幅之制禮之失也而謂竟不復遇諸  
裔即

又接後漢書始有輿服志朱子稱其詳為前史所  
無問一及鞮皆作絺未若隋禮儀志之詳梁天監  
十一年尚書參議跣鞮事亦具載其臺官問訊皇  
太子皆朱服著鞮著鞮者上跣履不必跣鞮蓋下  
於宗廟崇嚴一等又以見爾時問訊于君則跣鞮  
所以示極恭我固嫌杜預古者二字不確或易其

註曰今見君猶解鞮亦可終不若古者燕飲解鞮  
六字為至當又志云省閭內得著履則非唯鞮不  
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黃閣下履過閭還著履其分  
別履與鞮處極為明析矣  
又接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  
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  
等与分土惟三不合蓋真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  
而土三等之說也蓋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接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与義較今文及遷書

多古文說不合亦不顧如刑法志書不云乎惟刑  
之恤哉恤今文作謚遷書作靜蓋謚與靜同也但  
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于德不嗣今文作  
怡遷書作懌蓋怡即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  
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則又  
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頗雜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拙明告予孔氏疏云君存稱滅則滅  
文在上莊十年滅譚定六年滅許是也國存君死  
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據此遂滅衛自仍指

國而言非君子曰然則衛懿公尚存乎胡得有如  
世所傳弘演內肝事拙明曰上敗績屬師下甚敗  
屬君懿公之死隱具與二句中不必於遂滅衛句  
尋下落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  
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可  
見旗之所在敵人咸屬目焉二子以公旗辟于下  
道以誤齊師齊師失追莊公故得免今衛侯不去其旗  
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為君遂直趨  
而害之甚敗之為君死復何疑竊以與史記疏

漏處殊不同

又按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云滅

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孔疏云君死於位曰

滅公羊傳文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

人而有之疏其君雖存西出奔圍傳表滅則

謂之滅故左傳凡勝國曰滅齊滅譚子奔莒狄

滅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在君與敵戰

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

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愚謂仍有用大師

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

來皆邑而言滅是也疏漏共一義以懿公死為滅

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說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

說有攸據不妨兩存

又按秀水朱彛尊錫告子宋胡洵直亦有考定

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一十四字於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

厥四月武生明二節於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

樂記攷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言初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為之者有下車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云其先後有倫如斯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予曰既生魄據漢志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恊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去鎬京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頭之初位久立於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諸侯之至計其

日尚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始發之先斷其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甚疑古文見諸贈余詩所援引每如此

又接元熊朋來亦疑武成月日日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歷庚戌方為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為辛卯王來自商至于豐豈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沛公欲留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下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稊矣上饒謝

氏疑壬辰為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為二月朔若然  
癸亥陳于商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  
亥夜陳未畢而雨不合癸亥繫二月乃左氏正大  
未易改終無以釋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毋不必  
疑也武王徃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  
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  
商政至大賚數事以為旬日可了不知樂記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于杞投殷之後  
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无  
爵土或有爵土而无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  
擇地以封之豈豈其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  
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在商遣兵四出剪  
滅以遂救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  
日人以為久吾以為速人以為疑吾以為決仁山  
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日康誥云  
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  
則其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

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以時与最合則康叔誥  
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惜儒手生所見於古人  
既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机又不能參考往籍補  
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後來代君臣所饒為者上疑三  
代過矣夫用刑與治之志而豈同日而語乎  
又按武成聞有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  
第一依蔡本獨移底商之罪四字於大邑周之下  
曰從子王子參訂粗為可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  
辨者

第六十八  
嘗疑劉歆三統歷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  
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於此既而思書大傳有  
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  
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  
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漫闕於歷法故不忍棄之偽  
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与已不合特爾遺去亦  
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來

二月以下之篇之辭為露其時也

按朱彝尊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尚書者

其冒不及元儒陳師凱予請徵其說曰既歷三紀當

三十二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

繼之君陳卒然後命畢公是為康王十二年逆數

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三紀者舉大數固不

必一一昭合予曰然別有說三統歷載周公攝

政七年作召誥洛誥與七年在武王崩之後成王

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即子皇教始通

以廿七年繫於成王之下成王為三十七年即子

歷是也陳師凱以即子歷推之自覺三紀不合偽

作古文者却似誤讀三統歷攝政七年以為即在

成王三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年十

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

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

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故与歷背馳哉

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譬者若攻病須洞見

癥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此蟬所能撼

与或曰三統歷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魯後三十  
十年有頌命作則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  
文云推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  
其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後三十年乃宣指  
其紀數之年非離元年而數者  
或又曰問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如書惟刘歆之  
是信余曰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  
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與一  
切以人廢耳然其於歷法亦有未盡如推洛誥戊

辰為十二月晦日又日是歲三月甲辰朔予以三  
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後十二月前置一閏方合  
猶武成款四月庚戌辛亥亦必置閏於二月方得  
不然戊辰即得在亥月盡初要為脫漏一筆頌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蓋自望日始病不知  
幾日至甲子大漸乙丑遂崩今歷以甲子為十五  
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而并歷法亦錯算  
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無失故予因有信復有疑  
予豈一槩信刘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畢命豐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  
一書字今漢書本闕

又按孔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  
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此序指畢命書小序言  
予考之周書七十篇無冊命霍侯而齊梁間所出  
康成又不及見然則其所謂逸篇者必另有一書  
今不可見陳氏振孫氏李燾謂周書戰國人撰予  
又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男破老禰秦引  
周書曰繇々不絕蔓々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

左傳狼臆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皆見  
七十篇內則此書不惟高戰國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云此歲入戊午葑五十六年三月甲辰  
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二  
月己亥朔大故戊辰為三十日可補漢志之闕

又按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註春秋先求明歷其  
明志錄序曰於是問歷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  
并列所課而正之遂癸亥三載於京師就吳任臣  
志伊學歷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

始通其術案漢志成元王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  
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  
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歷統推算之自  
元年正月日南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  
萬〇五百九十二日〇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  
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為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  
四十日〇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為甲辰日南  
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  
十二秒為閏積滿朔宣去之不盡為閏餘二十二

日七十九刻九分十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分  
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〇二秒為正  
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  
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  
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份經朔唐辰日一十六日二  
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份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  
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朔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  
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份經朔甲子日〇日五  
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

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頽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蓋覺歌併哉生霸與甲子為一日非是缺足正漢志之失

又按經世之書莫尚通典其門凡八曰食貨曰選  
卒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  
曰州郡曰邊防文獻通考就其八門析而為十九  
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

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祀曰宗  
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又補其  
闕者五門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  
嘗牽似吳志伊志伊曰尚關一門曰曆予曰仍闕  
一門曰河渠蓋自遷書河渠漢志溝洫厥後一統  
之世之史無河渠者東漢晉隋及唐偏安之史  
獨有河渠者金唐元渠河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  
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  
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

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  
又蕭傲傳為義成軍節度使稼滑州瀕河累歲水  
壞西北防傲從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金有河渠則宋史序論所謂始自滑臺大佐嘗兩  
經汎溢漫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漫  
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  
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是也馬端臨生於晚宋僻處  
鄴陽目不覩中原河流決溢之患遂闕其考要須  
亟補之志伊曰弟補曆考子補河渠考可也  
又按羅敦仁尚書是正極闕古文書其子克典有  
言古今不同有三大事一者治邊古人薄伐粗安  
不與人爭命今也防之逾深增亭隧者數矣亦不  
能制其入也一者治河古人因便利導守不与地爭  
勢今也持之逾急沈壁馬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徒  
也一者治曆古人隨宜脩改不与天爭時今也求  
之逾密具表漏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易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嘗奉  
似秦雲九雲九曰治曆隨宜脩改不与天爭時是  
已但隨時脩改与天相應舍表漏其奚從也曆家

首重日至欲得日至真時刻必取日景為據次驗  
交食欲知交食真時刻必以水漏為據是表漏者  
治曆之規矩準繩也乃云不能制其差何哉以弟  
意<sup>改</sup>作測轉交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庶乎可余  
曰然儒者鮮通曆故有所撰述輒舛以我思古人  
寔獲我心貼治曆說亦未允蓋古曆疏不比今人  
如日食有推術謬誤至期不驗者若劉劭傳論建  
安中正旦當日蝕是亦有卒暴有之官不及覓天  
子諸侯仍行礼者若曾子問以日食與大廟火后  
之喪雨露服失容一例是皆因加時早晚食分淺  
深以致立法疏濶不能預推若論其理豈有當食  
不食與今時法豈有卒暴不可知之事哉蓋曆至  
元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法入中國得其九僅有火  
星半度之差譬猶圍棋者寔高古人四子豈非今  
有勝古處雲九曰頃與子遊覓考核之學今亦有  
密於古人處予笑而不敢答

第六十九

傳註之起寔是孔子之於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

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已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  
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  
也一亂於費直再亂於王弼而右後十二篇之易遂亡  
有宋儒諸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謂傳  
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  
羊傳皆无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  
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而讀故具載本  
文而就經為註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  
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  
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  
以象象如馬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  
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為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  
經為註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  
是就經下為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  
豈得謂武帝時輒有與耶善乎史鑑明古趙秉文畫  
跋考六世之作偽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  
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寔之尚何辨哉噫明  
古之論殆為斯傳歟

按朱子周易本義本十二卷經二卷傳十卷盡復  
孔氏之旧乃為永樂中輯大全者所殺乱後又從  
大全提出本義單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書碩  
突武寧人告予當覽宋版翻刻以頒示學官甚盛  
心也

又按子夏易傳十卷今不傳陳氏振孫以其經文  
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代古書最妙  
或曰唐張弧作也余因思閔子明易傳為阮易逸  
偽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為戴師愈偽作皆歷有

確據而在之好異者猶不能舍以從之謂之何哉

又按陸德明釋文有王云者王肅之註馬云者馬  
融之註今監本彖典肆類于上帝下傳引王云馬  
云明是誤刊釋文入傳中非傳本然雖相承云梅  
猷孔書亡彖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遂從  
慎徽五典以下為彖典用王肅註以補之不應漫  
王云讀者宜辨之

又按予嘗言十三經皆有傳即在經之中不  
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

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又思子夏喪服傳初必另為卷帙不揀入經何者傳故自有辭也毛公季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為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辭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喪傳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

又按馬端臨之父碧梧先生言宋文公於易書之合者離雜之於禮書之離者合之皆學者所當知也余謂合者離之而上經二卷傳十卷悉還孔氏之旧者是離者合之則荅應仁仲書謂儀禮難讀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註疏各為一書者是近時馬公驥著釋史內儀禮十七篇分章句附傳記又兼及大小戴諸書真是繭絲牛毛讀之每令人心氣俱盡沒叩其家公生長北方實不曾見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但以其荅應氏書二語依義編次

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嘆云  
又按書序引之各官冠其篇首者魏晉間孔安國  
本然也亦從毛公分詩序以實諸篇之首李來朱  
子出始復併為一編各綴於經後日以存古日以  
還其旧離者合之是又學者所當知也  
又按余謂喪服傳初必另為卷帙不挿入經後讀  
元敖氏儀禮集說辨之悉遂併載其辭曰他篇之  
有記者多矣未有傳者也有記而沒有傳者惟  
喪服此篇耳先儒以傳為子夏作所未必然也今  
且以記明之漢藝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為七  
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待釋經文而  
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於作記者  
之後明矣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固多而其違悖  
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之所  
為乎而先儒乃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於經記  
固不盡釋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間引其文而釋  
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為一編而置於記後  
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為經記作

傳而別居一處憚於尋求而後從簡便故分散傳  
文而移之於經記每條之下為此求義理雖無甚  
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為先後反謂作  
經之後即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  
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為得也但其從來  
既久其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於此以俟後之君  
子云案漢志記百三十一篇下注七十子後學者  
所記也乃班固語非小顏繼公認頗語  
又按有偽書出近代證佐分明苟一言及輒譁然

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寧可信其有者莫過史  
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為史北斗所撰一  
為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

岳云

第七十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攝兼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  
為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  
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  
為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太常周

澤澤行司徒事如真足也余向論周官六卿是實取  
公三繫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頌命乃同召宴取  
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為序不重在三公孔安  
國作傳當云冢宰第一召公為之兼太保司徒第  
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為之  
兼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為之兼  
太傅如於爽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字亦无不  
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之云必以三公為高官而視六卿為下司非其經

正肯太抵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  
畢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時  
又名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終焉更觀康王之  
詰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將右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  
下為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於王  
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紊與同名時同豈非各有攸  
司惟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餘實取之所繫有

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余向嗤蔡傳不甚通古今官制每以舛茲讀安國傳亦故然不憚委折論之云云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乃泛論君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為之頗不確周公為師見君奭書序第十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為先三公而後端揆也者毋論其偽書次第不足準而即以孟子徵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為之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其豈周公先居是任哉益不確康侯不惟不善會經旨而并引事亦輒誤又接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

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相禹，相臯陶臯  
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為湯左相  
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為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  
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恒  
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為齊左相雖乱人亦或  
有因於古未可知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  
文十八年太史克稱舜舉十六相，則輔助之名  
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嘆曰宰相  
頓有教人天下何由得治彼六朝人且知之况黃

虞盛也哉

又按六卿中知其名者羊肅也高也封也其不知  
名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即毛叔鄭曰余曰恐未然  
定四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  
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  
也武也處也鄭也鄭即毛公安得謂无官且佗亦  
何故諱言之嘗思毛為畿內之國伯爵為天子公  
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則須畿外別  
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乃遠謂涿郡方城縣

丑祭二字疑是癸丑  
誤倒其文而又訛癸  
作祭

有韓侯城故詩人于其親王也曰入字不苟下  
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  
肅曰毛文王庶子母論以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  
言而從管蔡世家之文黜之於同母兄弟十人外  
何哉  
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註曰畢國在長  
安縣西北余謂其名畢陌非畢原在渭水之北丑  
祭秋魯經過其地亦周畿內國不得云入為天子  
公卿与召芮毛同

或謂孔疏解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是分地以  
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國並屬王畿外若  
下二十六國是非同縣內諸侯食采邑者僅食采  
邑自不足當蕃屏故解祭伯原伯毛伯三国名在  
二十六國內者曰初悉封畿外不知何年本封絕  
滅還受采邑為王卿士果爾則頌命當周盛時若  
畢若豈有本封絕滅之事仍存向畿外孔傳云入  
似非无據余曰点泥看蕃屏二字昭九年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下繫晉定四年昔武王克

撫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下繫魯衛唐昭  
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  
建母弟以蕃屏周下文一則曰諸侯莫不並走其  
望固指畿外諸侯蓋諸侯祭名大山之在其國者  
曰望再則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却又指周召二  
公號共和者諸侯豈非畿內乎且成十一年昔周  
克商使諸侯執封獲忿生以溫為司寇溫今懷慶  
所領縣僖二十四年扞禦侮者莫如親王故以親  
屏周亦承鄭言鄭初封在今之華州並畿內國至  
杜註管雍畢鄆等十國十已得其四曰雍國在河  
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始平鄆縣  
東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邗城或維邑或宗周並屬  
短長千里之內豈得盡謂是本封絕滅還食耒地  
者乎或曰祭周公季子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  
十五里有祭城為其封杜氏釋例所謂祭城在河  
南上有敖倉者是春秋以還淪為鄭地而王畿見  
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非孔疏解之大申證  
乎余曰祭畢竟初封在國之畿內矣豈不足當封

建當蕃屏子奈何泥一正字通而害通部之故寔也耶

又按余謂孔傳蔡傳不甚通官制不獨是孟子註亦然范氏曰孟子於齊蓋處賓師之位有執事以問者其說可得而信乎曰否孟子為卿於齊孟子致為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然則既不處賓師之位何召之則不往見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欲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

齊宣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或曰孟子既不可召矣不識齊宣可就見否乎曰於將歸始就見之前無聞焉則齊宣不足與有為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夫閔聖賢出處者不可以不論

或問孟子既為卿為臣又曰仕而不受祿是所異於人者僅不受祿一節耳何以遂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豈當日客卿竟若此與考諸秦惠王以張儀為客卿與謀伐諸侯昭襄王拜范雎為客卿謀

兵事當時客卿固非無所事者何独孟子而若  
兵与曰坎蓋齊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國也坎蓋  
齊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王也何以見之見  
之田敬仲完世家也世家云宣王喜文王學游說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  
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  
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者  
謂不治政事而各以議論相尚如騶衍則談天也  
淳于髡則滑稽也田駢接予慎到環淵則論黃老  
道德也而孟子於其間又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  
所為无官守無言責者孟子之言詎不信哉或曰  
孟子与諸游士者是其班乎曰自今日論之孟子  
則大賢也自當日齊梁諸君之遇孟子固未見甚  
異于游士也故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餽萬鍾使臣  
民皆矜式可謂極其隆礼者然考之孟子荀卿列  
傳云騶夷者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  
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固以坎礼

處騶夷輩矣曷足異乎且史遷明云孟子所如者  
不合又云因於齊梁較之騶衍所至見尊禮者為  
不佞安在其能識賢而獨尊之也遷生當西漢上  
距戰國不甚遠故得于聞見者如然能于齊稷  
下諸游士独推孟子俾上与孔子並而知其不阿  
世俗苟合如騶衍之所為也所以為千載隻眼之  
入与愚嘗謂左傳足以證論語史記足以證孟子  
茲固其一端耳  
又按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古者諫无官自公卿

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具以來始置官案  
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諫官  
始矣其實通典云諫議大夫秦置掌議論无常員  
多至數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温公亦考未祥  
余以孟子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徵之似齊已  
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後讀子書使鮑叔牙為  
大諫又云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也不撓富  
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躍然曰此  
即漢鄭昌所謂官呂諫為名鮑宣所謂官呂諫爭

為戰者與真令人聞名知警而孟子微實官制處

又不待云東帝卡龍立心為大結之曾雖然曰

又按上所論右尊於左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

卑于左是古者尚右今者尚左然亦僅得謂官職

名號至於他事或尚左或尚右初不可以一槩論

者錢唐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註來問隱公元

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註云禮適

夫子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

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

立左媵姪娣是固尚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鞏之

戰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

相似代公當左註曰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

右信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後參錯乃爾

余曰前說是後說不豈惟何休并傳文亦謬矣案

禮記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

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

中果爾則鞏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

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不言代當左、氏長

於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豈待辨也子不說牧齋  
詩定以孤行推杜預每於敗績喚何休之句乎山  
公為解頤

又按嘗語馮山公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僅謂其  
綱耳其細目頗不盡然如用兵凶事偏將軍居左  
上將軍居右固是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尚  
左卒尚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在胖却升右胖  
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為其下篇侑俎皆用左辭曰  
侑賤也凶祥尚右手而聞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尚

賈左手凶冠縫嚮右而小功以下縫同吉嚮左至席

與一也東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

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尚右也生人陽

也長左鬼神陰長右却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

禮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為上也信

禮真不可以一槩論

第七十一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旨  
哉言也今姑以武成疏證之孔穎達以武商容問之

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  
至云旋又於而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  
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是商容既已  
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  
遺忘至其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  
而若其等識見豈不為古人書所惑又怪蔡氏亦  
引亡者猶表其閭於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  
復其位孔傳有商容賢人紂所敗退武其閭巷以禮  
賢及韓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固辭

不受命之事乎或曰史紀殷周本紀乃受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無武王親武事武字何出余曰其則出六  
國表過段干木之閭常武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蕪攝二義故曰武商容閭雖一字必有  
依據如其豈皇甫謐孔穎達蔡沈所能窺其涯際  
哉其信之也固宜

按殷本紀宋微子世家並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心竅剖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同泰誓下湯  
聖人為賢人常舉問友人或對曰得毋以孟子皆

賢人也遂謂比干為賢乎余曰固然却是直用淮南子傲真訓剖賢人之心或曰既用其上語何不并用下語析才士之眩余曰总是用淮南子主術若訓斯朝涉者之眩而萬民叛

或問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氏紂有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其為古泰誓辭無疑但有臣三千注疏及蔡傳俱未註明得毋即孟子所稱虎賁之數乎余曰然矣古天子親兵也當武

王初克殷商數至三千及措筭說劍之後定其數

在八百故周禮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是也康王

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

能罷言其武不二心言其忠武且忠其亦不離向

之所謂虎賁三千人亦惟一心者與

第七十二

古偽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

擬古某文和古集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為真

某在人美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偶

并和其韻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為真陶詩竊謂白  
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為白作耳若世遠言湮  
姓名莫得其摹孔書亦凡亂真安知不更以為二十  
五篇之傳乎愚故列之以為觀者一笑云其文曰湯  
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  
敗祀廢祀湯專征諸侯肇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  
之人逮于百衆啟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  
有彛訓曰祿无常荷乃仁福无常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急棄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  
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予介厥牛羊乃  
暨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  
神抚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祭于祀神  
震怒肆于虐民離心自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亟民  
叛而不顛墜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初其有倣師徒戒車乘  
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朕罔戮力不龔其命者有

常刑明賞不備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鑒于  
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按刘敞原父有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朱子  
取以補儀禮為鄉禮一之下邦國禮四之下愚最  
於愛其古雋之致在温醇爾雅中氣味自不涉秦以  
於後摹古至矣可无毫髮之恨既而思禮記畢竟出  
禮七十子之後之學者及儒漢所共作故刘原父筆  
力高復寢食行走浸灌于經學中放筆摹擬尚可  
本得其神若百篇書為三代上語又親經聖人手定

豈容臨摹者能乱真和壁言諸有明人古文學唐宋  
者或得其真學秦漢者輒得其庸庸其有可學不可  
學之別也

又按史通尚書家云晋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  
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  
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二  
十六卷隋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  
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

例皆準尚唐書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

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

續古尚書今諸書皆不傳良可悼惜愚因之忽悟

六朝學士家原有其種撰著文章家原有其種辭

制故魏晉間人遂有假古題運古事以撰成二十

五篇書以與真書相亂亦其時風尚所致非特能

鑿空者然其源亦自王莽之作金匱始漢書平帝

元始五年冬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

圭願以身代藏策金匱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

今其篇亦不傳若得必有酷於摹擬處宋世嘗目

王通孔門之王莽愚則謂孔書聖經之王莽殆亦

確對云

又按晉虞溥傳作李誥宋顏延之傳作庭誥雖以

誥名非誥之辭獨晉夏侯湛傳作昆弟之誥辭旨

深拘可喜而未幅着意李二謨殊可厭漢武帝元

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旦為燕

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即武五子傳所載賜策

三篇各以國土風俗申戒者縱亦規摹訓誥而深

穆簡重氣味自是近古與後代手筆不同譬諸在  
曹子<sup>弟</sup>帝即不肯乃祖父而大家風度自存若優孟  
衣冠終偽而已作偽尚書者能毫不異古尚屬優  
孟况乎其不能邪善意奉二點和原增點五帝下  
又按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蘓  
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補之三篇曰獻禾曰歸禾  
曰嘉禾自云効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  
而未一篇尤佳但惜不知未獲傳記中逸書以為  
骨然已足大亂真故并列之以俟觀者其文曰周

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倅未乃命賚予以嘉  
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尚懼弗克恭于王以  
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  
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令  
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  
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乃  
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  
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尚永寅念  
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

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  
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  
心不獲服朕克有濟鮮我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  
顯休命  
又按唐文粹有陳黯禹誥一篇亦自以補尚書書  
其則如蘓伯衡所謂陶窳缶与爰丁卣父辛爵屈  
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可大哂哉  
者也

第七十三

歌詩之見於經者舜臯陶賡歌三章以下商頌五篇  
以上莫高於夏五子之歌計其詩或如蘓子所稱商  
人之詩駿奔而嚴厲尚庶幾焉乃每取而讀彌覺辭  
意淺近音節擘緩其豈真出渾沌无涯之代与親遭  
喪乱者之手哉猶憶少嘗愛竟陵鍾惺論三百篇後  
四言之法有二種帝孟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  
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  
之合後代作者各領一派竊意其偽作者生於魏晉  
間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氣韻沈雄卒沒不逮

帝孟又不能為其訓辭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  
唐閔石和鈞等句之襲內外傳者餘則謂之朽然无  
所有而已矣蘇子瞻讀蔡琰悲憤詩以為其辭明白  
感慨類古所傳木蘭詩東京無其格也建安七子含  
養圭角猶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夫縱不出伯喈女  
亦必晉人擬作故范史收入子瞻為分別微芒不款  
其乱真况赫然詩之載於經者哉要當与千古知詩  
者一共評之

按胡渭生拙明予与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

遺予今載於此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  
卿雲康衢之類辭不經見未足為據其可據者唯

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詩歌絕少塗山及夏長  
日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礼所謂九德之  
歌離騷所謂啟九辯与九歌者泯滅无遺其見於  
經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諺而已五子之歌  
今文无古文有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辭卑近殊  
不類五子語說已詳予不復及姑卒明白易曉者  
言之以决其偽則莫如韻句之寡為可怪也詩

大序云情發於聲，成文謂之音。古所謂韻，即音之相應者。聖主賢臣，聲出為律，兒童婦女觸物成謳，要皆有天籟以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詞人案部尋聲韻句，惟韻也。故賡歌三章，三句，必韻。夏諺六句，无不韻。當時之歌辭，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漢魏，凡屬歌辭韻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軌。况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籟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踈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豈作偽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為工，而竟其為當韻也。即且古者易象，龜占句，必有協。百家書語，間作鏗鏘然，則韻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韻句之寥寥者也。即以書論，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為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為厥道，則又減却二韻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惡韻之若此也。

又按古无平上句入四声通為一音故帝舜歌以  
熙韵喜韵起其證也五子之歌亦以圖韵下韵予  
馬盖古法也字有古音与彼代頗不同如臯歌明  
音芒与良康為韵五子之歌其一兩下字音戶馬  
音姥与予為韵其四有音以与祀為韵皆古音也  
其偽作古文者幸其生於魏晉之間去古未遠尚  
知其等若浸降而下并其亦弗識矣  
又按漢書帝賢傳首載四立祖孟諫詩在卯詩二  
篇即繼以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

詩也其班固存疑之意然予讀後玄成自劾責戒  
示子孫二詩殊弗如前盖孟詩古奧变化不逮二  
雅而纏綿悱惻之致溢於言表猶三百篇遺則玄  
成號為有文采者詩僅如彼豈他子孫所能代作  
乎為孟作无疑雖然班固存疑示慎也較之范曄  
竟以悲憤二章載入蔡琰傳未不沒區別東坡謂  
之荒淺不亦宜乎

又按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者有虛會者可以  
曉上智實證者雖中人以下可也如東坡謂蔡琰

二詩東京无女格女虛會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  
誅父被禍之後今詩乃云為董卓所驅掠入明尤  
知非真其實證也傳本云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  
為胡騎所獲沒於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與平凡  
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於初平三年壬申己後兩  
三載坡說是也但既沒胡中十二年而歸當在  
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傳云後感傷亂離  
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作於建安  
中詩正謂之建安辭豈得謂伯喈女筆尚高於七

子乎坡析猶未精嘗熟馮氏言蘓家論事少討論

一層工夫亦殆有以也

又按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  
避席擇言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  
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  
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令主君之尊儀狄之酒  
也云云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

可无戒与也即第三章歌所自出然雖隱括彼語而卒列直淑詘然而止无復悠揚之韵故每讀策文輒覺敷腴婉入易足以感人自不似偽為作者之寒寢蓋偽作者謂代高文簡只以刪節為能事不知刘勰有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見其字去耳豈曾覓其意之留也又按邦之六典入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書及太史乃第四章歌已詠大禹曰有典有則豈果周因於夏礼与抑夏歌襲周礼也

又按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意其書必不似今龍衣左傳哀公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註彼文為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遠固從父徵受真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无矣又必不似今太康為久畎失国何則離騷經啟九辯与九歌兮夏康殷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序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声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

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也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各賦一章何則凱風七子之詩詩止四章仍出一人耳言諸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豈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作歌以應其名者乎當是時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淪亡親貴之愛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焉發為詩歌或情不自己溢而為二章為三章亦可而必如後代之分題授簡人限一詩者恐无其事縱五子盡嫺文辭雜然有作而必如也歌之首尾相應從輕至甚者亦恐无其事或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屬長幼矣予曰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齊作乎凡疏及蔡傳曲為孔書解者吾皆无取也

又按詩以時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与分之寔舛誤者莫若唐詩之初盛中晚錢牧齋嘗有序言初盛中晚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文高棟承譌踵謬三百年于矣夫所謂初盛中

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江  
在祈稱初唐宋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  
婉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曲初亦盛曲江自荆  
州以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  
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什則孟浩然  
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  
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  
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取抑人以時降  
取愚謂牧齋猶文言之請以質論之張九齡卒於

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  
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  
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  
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  
十七年縱甫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而  
分列為中何也原其故蓋稊誤認中興間氣集錢  
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以為中唐不知集序明言  
起自至德元載終於大曆末年選其二十四年之  
詩大曆末固為中唐然詩出於大曆前者尚多今

亦未可彊分竊以集中如錢起李嘉祐皇甫冉韓  
翊卽士元張繼皇甫魯確知其天寶間進士者當  
升為盛唐集中惟孟雲卿為盛唐則以篋中集載  
其人不知篋中集亦編次於乾之二年較中興間  
氣集年數亦得其五之一篋中集為中唐并劉長  
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与而不幸者能屈其終  
莫伸与又稜斷自大曆至元和末為中唐自開成  
至五季為晚唐不知元和後尚有穆宗長慶四年  
敬宗寶曆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晚

去不數然則元白何以長慶名其集而杜牧許渾  
輩又何登第於太和耶舛陋寡稽莫與為甚善乎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声韵為學多  
昧古今者謂唐之進士也唐進士尚云爾况明之  
進士哉

又按錢牧齋極詆近日鍾譚所撰詩歸舉其初唐  
朱仲晦答王无功思故園見鄉人問詩人出朱子  
大全集卷第四之首註并載王无功原詩鍾批以  
為其人非凡因思古人雖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

作鄉人其姓臣與亡友趙琳石寅亦舉宋之問梁  
宣王挽詞魯宗忠王挽詞有反沒貴忠良句鍾批  
云存不必言說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與武三思  
崇訓父子為太子重俊誅死者也其不考至其殆  
又出棟之下云

又接胡友胡朏明讀至其謂余朱子原來生唐初  
與王无功相酬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後尚未  
死受業朱之子門乎余問故曰宋理宗本紀淳祐  
六年詔朱熹門人胡安定詔熹蔡模並迪功郎奉

士制不學教授其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薛方山編  
蘇集通鑑認作胡翼之改曰詔授朱熹門人胡瑗云  
去不大大可笑予嘗誥三百年人學殖荒陋至極

惟陋則妄矣

又按朱子詩云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銅川  
見隋地理志秀容縣今為今忻州王无功之父宦  
游地兄文中子所謂銅川府君者人自屬絳州龍  
門為今河津縣其故園即傳謂乃還鄉里有田十  
六頃在河渚間是豈銅川乎以朱子博洽追代隋

唐人語猶不免開口便錯况魏晉間人追代三代

以上人語者其始固與新語不異惟其後世

第七十四文和于西歸臨川孫氏春入自新語世語

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為然其與人面語

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

誓言曰我武惟揚彊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

去祭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

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无益謂暴无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

受之太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

嘗增減堯一字而偽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

三句而至天之曆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

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

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辭亦

大不識之美至墨子所引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

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首以為鑑不遠在彼殷王亦

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

二句重出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減去之止留其後之

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未集成  
之而後列之而古人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辭也

按墨子原文為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即繫以殷王  
所謂四語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无度又更端  
不云受罪浮於桀自不得用為鑑不遠在彼殷王故  
遂以殷王為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以其遷就  
之本懷云云又據詩五經韻譜四回回至五經韻中  
嘗又按梅鶚幼蘇又謂古文尚書東晉士者較前偽  
受泰誓引書加詳故遂亂本經然尚幸其有紕漏顯

然以可指議者如改今失其行為今失厥道不與

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之辭矣離堯曰有

節為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以命禹之文矣

正以余互相發未聞以天賦天賦之辭以命禹

又接梅氏謗堯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十

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為寂寥乎

短章在舜為春容乎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

國註論語舜以命禹曰舜以堯命已之辭命

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其加詳則可證東晉時古

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又按荀子引道經四語，亦是危微几之成韻論語。雖有周親四語以親人，成韻偽作大禹謨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間以天視天聽之語，亦係不識文有用韻處。又按毛先舒稚黃曰：易卦象尤屬韻語。大畧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韻。小象古本元不與爻相間，自相連屬。成中有一象自為韻者，如坤之初六象，凝與冰韻。六二象，方與光韻。有數象聯為韻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聽與正韻。履之六三九四九五上九象，明與行與當與剛與行與當與慶韻。同人之九四九五上九象，克與則與直與克與得韻。有通六象為韻者，則噬嗑之象，行與剛與當與光與當與明韻是也。三代韻書不傳，其等最有資于考古。自後人以象傳文兩相間隔，便乖古聖人諧聲搗文之意思。嘗笑詩書无口寃，直難鳴不，独文義受

人錯解并篇第任人移易其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却被偽作者或增或  
刪或竄改以圖與韻叶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比  
其音者又得數條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呂氏春秋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  
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与文叶刪者何荀子  
其在中華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  
覆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若者亡刪得友者霸  
二句以王与亡叶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是  
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自厥躬改兵  
字為戎以下與躬叶此皆屬其校獵處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言文人言韻莫先於陸机文  
賦余謂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  
資代晉書律歷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  
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梁一撰于唐要及魏  
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其學之具蓋於漢建  
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曰古无韻  
字不得如顧氏云起晉宗以下也

又按音學五書言古詩无叶音載陳第季立序言  
頗詳尚未及焦氏竑筆乘一段余勸東海公補入  
諾而未行書已刊布今補於此大有裨益音學  
云筆乘曰詩有古韻今韻右韻久不傳學者于毛  
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疆為之音曰  
叶叶也其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  
與貳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奸仇一仇也既音  
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達如女則東亦  
可音西南亦可音北土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字  
皆无正呼凡詩皆无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  
馬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為爰  
居爰處凱風雲云在浚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  
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  
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閔雖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  
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為下濡其翼騷經非  
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  
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  
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

降下韻為憂心忡忡騷經惟唐庚寅吾以降上韻  
為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  
鐸音无衣与子同澤下韻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  
木歸其澤上韻為水歸其壑昆蟲母作之類也其  
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  
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无  
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  
韻皆同古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作空傳會良可  
歎矣予兒郎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

好仇當作何音某曰葭與犯為一韻蓬與縱為一  
韻于嗟乎騶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  
趾與子為韻麟之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一  
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稷北門章末語不入韻  
皆共例也免置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  
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鄠里士  
女滿莊廬即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求而  
攻仇為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愚案惟達  
古音求說非是蓋達雖亦作廬不比廬有二音止

音葵經文未嘗作燹豈容讀入尤韻毛氏先舒引漢書趙幽王歌為王餓死今誰者憐之呂氏絕理今託天報仇云可与之叶自亦可與遠叶證朱子音為獨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真屬竒寃約四声一卷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五卷為準今之韻書其部之併則平水劉淵本也其字之省則景祐礼部韻畧本也而酌古沿今折衷於南北之音者則陸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讀陸法

序耳讀之自曉善于馮氏班有言韻書定于陸法言廣于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遂把筆記之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襟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矣興人耳抑尚未盡者當

開皇初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永夜酒闌商  
推韻事不獨薛道衡北也魏淵盧思道李若辛德  
源皆北人不獨顏之推南也劉臻蕭詵皆南人法  
言亦魏郡臨漳人序云蕭顏多所決定蓋蕭詵撰  
漢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並深于  
小學者魏著作淵謂我輩人教定則定矣蓋其八  
人乃極天下文人之選一席千載各以自任是以  
進書於朝則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傳於後則唐  
以施場屋號官韻宋以例九經令刊行其重如此

豈若約獨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  
哉又人皆言約實創始曾无先覺亦緣過信其謝  
靈運傳論遂爾止掩周顥之美下來陸厥之攻英  
雄欺人誠亦有之歟古垂音嗜其甚矣

又按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  
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声何謂五音魏左校令李  
登作声類音呂靜放登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  
角徵羽各為一篇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  
為五韻詩以贈李彪隨潘徽所謂李登声韻呂靜

韻集始判清濁終分宮羽者也何謂四声南史陸  
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  
推較周顒善識声韵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  
入四声以共制韻周顒始著四声切韻行於時沈  
約傳撰四声譜以為在昔詞入累千載而不悟四  
声寔始于矣不然有韵而即有四声自梁天監上  
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周捨以何  
謂四声哉盖此事初起不獨人莫之信如鍾嶸言  
平上去声余病未即已亦未嘗遵用約論四声妙

有詮辯而諸賦往、與声韻乖是也

又按嗚呼始為叶音之說者誰歟其亦可謂之不  
識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  
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  
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  
百里音即變易而謂時歷數千有載音猶一律尚  
得謂之通人乎哉昌始乎始則自後周有沈重者  
音毛詩于南字下曰協句宜乃林反陸德明從而  
和之籀於漢善於選、各曰合韵協韵自時厥後

通：不返朱子作傳註益習為固然幾无一不可  
叶者音之亡久矣天慵其喪音學復明發端於明  
之焦氏陳氏大備於近日柴氏毛頌氏之書試取  
所未及者言之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今吳  
人無女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  
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今江淮間无女音也  
呂氏春秋云君哇而不吟所言者莒也高誘註哇  
開吟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惟李  
季節云齊桓公与管仲於臺下上謀伐莒東郭牙  
望桓公曰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  
必不同呼女為知音矣及予与莒州人遇叩其鄉  
貫呼莒為俱雨切不為居許功則音之變也然猶  
可誌曰女方言也請證以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  
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与今異如皂亦  
音香乃亦音仍盖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与替  
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予謂女即古音也然又  
可誌曰楚辭、楚故訛韻寔繁更證以三百篇三  
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内今吾鄉山西人讀

風猶作方惜反不作方戎反正顏之推所謂北方  
其辭多古語是也予獨怪朱子于九歌國殤雄与  
凌韵云今閩人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声夫既  
知為古之遺声不因以悟其餘而仍於其下註曰  
雄叶音形抑独何哉

又按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即妾為諧語師古注  
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无韵字

又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士冠礼記辭三服字皆  
云服叶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叶筆勒反独三德

字為正音不知皆古正音也服与福音变而德音

不曾变也使非音变服原音馥周公當日既以女

字為韵首自以女為主當叶下德字讀入一屋韵

内不當以第二韵德為主反預叶上服字音匍八

二十五德韵以就之矣女固情理易曉古今人所

同然者何陸氏誤至女緣未有以焦氏筆乘等議

論告之耳亦所謂恨古人不見我

又按初讀尚書釋文見書序共字云王已勇反舉

陶謨字云馬魚檢反並稷締字云鄭涉里反馬鄭

王三家已俱有反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張  
守節語並誤既讀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區  
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者  
皆著其齟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非  
三家本寔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註用  
昕使者用昏督也婿恚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  
之夫鄭作反語有共一條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為某某類弗可悉數第以四  
子書證之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為索隱有以  
聲相近而讀者既稟之為餽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  
讀者親民之為新民有形既不同聲亦各異徒以其  
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為慢程子以為急  
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葵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  
習知旅葵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馬云作豪酋豪  
也鄭云葵讀曰豪西戎无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  
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  
也偽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葵字遂當以左傳公

嗾夫葵焉爾雅狗四尺為葵之葵若似馬鄭兩大儒  
為并不識字也者竊念馬鄭兩大儒其理明義精之  
學或不如後代而博物洽聞尚迴非後代所能彷彿  
豈并葵字亦不識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書序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孔穎達疏上旅是  
國名下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異義孔傳所謂因  
葵而陳道義是也其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  
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亦可謂字并不識  
矣  
又按旅者陳也因葵而陳道義其自史官所命篇  
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葵二字以訓戒王國二十八  
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彤日西伯  
戡黎之類有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  
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案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  
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  
亦史官為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  
冢君出取幣乃漫入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有年髦荒度你刑以詰四方不魯  
云你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文直罵題出論至此  
而人猶未悟則惟三國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見亮  
正使剗心著地与数斤肉相似  
又接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葵之藍本但自昔  
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无忘服也  
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為序以分同姓  
異姓入召公刑中所謂叙議錯雜者也國語指  
肅慎氏貢楛矢肅慎内傳稱為周北王書序為東

夷帝昭則曰東北夷之北予案之其地即今寧古  
塔謂東者是也今竄為西旅獻葵又所謂東西莫  
辨者矣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  
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邊有榆村樹松樹  
枝既枯墮入江為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為  
石可取以為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  
里曰長白山顛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  
以為矢質堅而直不為燥濕所移又有鳥曰海東  
青即隼也予固請得一石斲以歸因嘆禹貢紀山

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  
亘千年而不變者驗諸人言猶然則國語既鑿  
可而竄為旅葵文者何為也哉  
又按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  
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下  
豪之別乃知羗戎稱豪訖漢猶然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之而理愈顯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  
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誠有不能掩其改

之迹者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其譬喻  
文也今明改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  
出於旅葵可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其猶即譬如也今明改之曰不學牆面猶  
以論語為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  
爾惟風下民惟草將成王為好作歇後之語而今君  
陳猜測之抑可乎不惟也譬如為山出於旅葵譬  
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出於君陳

而而一帥以正熟孰敢不勢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  
罔敢弗正將夫子為不能自吐一語之人乎而必古  
文之是寵衣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嘗謂左傳左氏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  
以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  
立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其自是其文之所致  
非當日奉然也如襄九年穆姜卒元辭之長也已  
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  
子耳而後代之後先事之虛豈有不暇頷故曰左之  
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為據余請更以事徵之  
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  
莫言學莫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  
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為古志之語據僖三  
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為白季  
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于二子定規之然取  
陳言以應之手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  
自見竊謂能移其法以讀古文則亦可无惑於論  
語矣

又接梅氏鷹六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特攘諸  
論語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轍九仞二字余謂掘井  
可以九仞言而為山不可以仞言觀荀子一書於  
山皆曰有仞於淵於谷亦曰有仞惟牆曰數仞木  
曰十仞下字細密如共豈似古文之駢且妄與  
又接梅氏鷹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  
代行則不可何則書汝陟帝位詩陟彼崔嵬凡陟  
皆升高之義无有用在邇字上者竊以共亦殊不

然余文立政篇其克誥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  
於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邇之一註脚手古人用

宋字却又不盡拘又今

又接漢書叙傳云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不曰民德  
曰民應字內含有草隨風偃之意且固自以在  
論語後引論語可不備若君陳欵作成王語豈容

如是

第七十七未燻蘇太史公西州問八子一轉不主于  
余向謂史記多古文說今異者不過字句間爾今且

有顯然出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至二十八字為  
安國書所未載將太史公所從問乃另一棘下生子  
安國而安國所授本非復以二十五篇也然後可河  
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  
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  
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  
家不入門與孟子反今文啟呱而泣予弗子合陸  
行載車以下與尸子及今反予乘四載合其事；有  
根據非苟作如吳魏晉間人竟以五所重而習之；

書且開卷便見忘其未用豈非天奪之鑿視其魄  
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

或問子以禹抑鴻水魏晉間人忘其未用當入何  
篇余曰其大禹謨乎或問大禹謨在真安國書為  
虞書夏即假安國之名虞書何居而以夏書入大  
禹謨也余曰以左傳例之蓋可入也文十八年三  
月引虞書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一引夏書  
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書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  
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餘則盡入大禹謨故以夏

書入大禹謨以下篇者僖二十七年例也非无稽也或曰子於偽古文尚書學書推見至隱如得无点勞而罔益乎予不覺失笑按夏本紀稱禹為人敏給克勤克勤二字為大禹謨所采尚有二語甚精曰唐為律身為度未經用予曾戲以荀子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隳括為惟聖盡倫惟王盡制以語一酷信古人與者云其古逸書其久欣相賞叩出何書而不悟其書為君无也為漢輔之類也豈非天書之聖蹟其也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書外商君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女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其標名出引周書者則楚世家欵起无先蘇秦傳虞繇不絕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蒙恬傳余必參而伍之主父偃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以周書七十篇案之繇不絕和寤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

款起无先至農不出等語亦出七十篇內但今已  
亡缺十有一篇不沒可考見云

第七十八  
余向謂出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間然從其異  
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  
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  
故除名標選周書者不錄遺書為商書為周書為  
尚書及書為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虞書又曰  
怨匹曰述商書曰以相陵機周書曰宮中之定食讀

若周書若藥不野眩周書曰戔巧言周書曰來就  
基周書曰獮有瓜而不敢以擬周書曰王若涖周  
書曰伯翳周書曰師乃搯周書曰攷无怠周書曰  
惟緇有稽尚書曰罔升雲半有半无書曰竹箭如  
櫛右皆魏晉間忘其未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為不  
可曉善夫徐鉉進說文表云大抵其書務援古以正  
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受古也魏晉間出  
今也徇今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  
也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  
夏書无別而稱之者茲說文子引今克典舜典自  
今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  
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  
品不遜作唐書与太傳說克典謂之唐傳同四引  
洪範皆曰商書与左氏傳同却与賈氏所奏異豈  
慎也自乱其例与抑有誤

又按仁閔覆下則稱昊天毛詩傳並同傳意孟子  
號泣于是天出古舜典則其亦應為其文怨曰匹

曰速與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文也  
同凡古氏左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即指虞書可  
知伯翳重今同命蓋鄭孔各有一同命故其稱名  
同唯字別致无急出偽泰誓說見第三卷王出  
漢六泰誓見周頌箋疏獯有瓜而不敢以擲出周  
書周祝解說文脫逸字茲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於達更以帝紀泰  
之黃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孝廣異義

烏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  
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第為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其盛心如  
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慎從  
從遠受且載撰著得以上獻闕廷不以為諱若西  
京末呂尚書為備而古文旧書猥呂不誦絕之者  
何帝選楹李固有幸不幸如是逮獻帝建安中士  
燮在交趾尚書兼通今古文義詳備袁徽與尚書

令荀彧書曰聞秦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燮欲條  
論尚書長義上之又以見爾時不獨一鄭氏家法且  
廣為講肄徒衆盛甚奈何未及五紀王肅既薨輒  
即星馳電逝埃滅無聞令人回思莫審厥由既讀王  
荊公論秦焚坑之禍曰而於是時始變古為隸蓋  
有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亦謂蓋  
有天之喪古文書也不然則漢曷嘗不力焉所以  
每仰視而不禁閔惜嗟痛也

余向謂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亂其例如書云下不  
得自為語氣論語孝乎惟孝是也書屬議論必不認  
為叙事与或妄增其後其前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  
有攸不為且二處是也今更論之引書者必於書辭  
不甚明方從下詮釋一層未已復進一層若本辭已  
明其事實盡臚陳於前聞者自了引者奈何復屋下  
架屋乎茲且見大禹謨之於左氏矣左氏文七年卻  
缺引夏書曰戒之用威功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  
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釋書辭如此偽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  
自不得如缺以釋解又恐九歌終未成明也遂倒裝  
于前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云云其在尋常書篇亦  
无不可特与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  
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奚有  
於是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  
弟共子孝當之未全至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

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代為我釋也哉蓋當作虞書  
時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无煩註  
明下及卻缺孟子時便不得不費辭亦所謂周公而  
下其說長曾謂作夏書者置身三代首而即如後代  
之饒舌哉

按周禮大司樂取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  
府三事一段註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  
時其樂見存人所共曉云鄭司農引春秋傳不依  
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  
徵著書者與作偽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又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時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  
司樂章也近人有有人援兵以表章為古樂經與  
禮經並配亦有小致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  
末篇曰竇公即載斯事惜不傳予独歎南齊時雍  
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科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

記非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  
司樂章謂其為六國陰謀之書者碩足與深辨與  
又按吾友王弘撰無異述其鄉先生韓恭簡之言  
告予天下不治由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由元氣不  
復元氣不復由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  
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予服為一代偉論  
因謂功作樂大樂不作亦由天下不治天下治則  
大樂作四者如環無端矣上古之世長治而不卒  
衰也盛哉

又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  
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  
明與言者無已教言教是以碎耳共與陳壽議並  
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視人寔置已  
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為衛侯作康誥直  
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為方伯  
作文侯之命直云王若曰父義和死所庸序也即古

古微子之命君陳亦爾讀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  
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无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意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  
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与平常封褒者不同若  
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与爾  
考並提其无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  
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甚  
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其帥德周公奔之以為己卿士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而偽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  
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  
之蔡以為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必為左氏本  
書乎抑書寵衣左氏也或曰據子言書直以爾考之違  
王命起其蔡叔獲罪之由終且莫知矣余曰朱子言  
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編年春秋是也  
每事別紀書是也書二典所載上下有有餘年而武

成金滕諸篇成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无異事蓋  
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余亦謂蔡叔獲罪  
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于蔡仲之命也或  
曰子必以書无序而後可余曰是何言書有：序者  
无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彊序則祇覺其贅而  
已吾願學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  
自傳亦无庸以傳之文闡入於書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共傳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  
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于臯鼬  
不序諸侯經无長衛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有  
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  
子莒子盟于踐土蔡侯次在第五衛子次在第七  
共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曾申衛武蔡  
甲午鄭捷齊潘宋王居莒期衛又在蔡上共盟也  
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  
云乃長衛侯於盟不魯云會何有誤或曰左氏竟  
如是其莫可擬議乎余曰劉子玄評其工伴造化  
思涉鬼神其區、事實足徵曷足以盡之

又按因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  
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凌出周書作雒解孔晁止  
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  
縣為其父子所封未聞別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  
取其名以名新國歆其戒之異哉矣唯周宣王弟  
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漆洧之間施田  
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之不獨臆且瞽說  
矣

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孔疏云文武成  
康皆以處長而立予不覺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  
之壓其上乎讀管蔡世家云文王崩而登立是為  
武王伯邑考考既以前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後不知  
所封可知當時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伯邑考  
之子而立次子登以遵殷禮寔與引以况公儀仲  
子者一例如平馬公驥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  
曰微仲非其弟亦以經為例蓋不信世家與流俗  
本家語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余讀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居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其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尤愛於微子下自注曰紂克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啟子是輔馬說之不孤因思微既屬殷畿內國名啟封之子于其是為微子斷无其弟又並封之事則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證云或謂予无若爾考之違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

之彛訓无所出試問成王蔡仲同為文王之孫而其一孫向彼一孫呼其祖為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為文王之子而其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于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用志可又接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

豈夫子所黜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  
為君周公為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於唐其  
訓戒之詞詎不足幾于道以垂後而為所刪耶殊  
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  
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  
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蕙葭之類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  
果錄如翹車乘招我以予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之類是也於其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

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  
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  
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々我心局々禮  
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  
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  
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  
折之曰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非士為  
所作詩乎宜入風祈招之情々式招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飽之心其非

祭我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雅頌皆无烏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而馬氏之說紕馬氏說紕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脩春秋固无以異也春秋以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為辭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鄭忽之出入與晉重耳潁囿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鄭晉之史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闕靡如後人以无一不載為功也此脩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其三五兩篇以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為祈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其百篇以為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

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无宣王朱子曰是  
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  
亦若是而已矣更譬言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  
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為昭明意若何昭明豈  
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古人愛奇則欲博  
則初无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則從  
約則難有不及而已无所不包也嗚呼古之侈  
言撰述者其尚有鑒于斯哉

又按鄭康成年七十嘗疾篤成子以書曰未所憤

尚書者徒取登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  
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時

建安元年丙子也余以疏證第五卷寫成年五十

有且自念先王父叅議公自崇禎甲申卜葬屢不  
獲吉壤潛精積誠禱於神授以術士始克葬今學  
山古蛟龍溝之北原後二年果有徵聞謝氏善寫  
生者遠至屬寫二圖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  
圖觀者咸嘆其秀眉明目以為康成遺照而不知  
實以余像代之因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視我立

書萬子孫云云因藏諸山舍林山瑞樹閣野史

先生居武林時而西河毛氏論古文尚書不合

西河歸作完詞先生歸著此書援據談洽

為說經家字亦所不及二三四卷汜未成書而

先生下世余從續谷吳氏得其首卷定本

四卷五卷則九沙萬氏傳鈔也較他本差為

完善篇內藏書之家其得觀此本者鮮矣完

詞有利本在西河全集雍正甲辰甲子刻

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終

董浦杭世  
跋跋于松  
吹乃空

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凡一百二十六條

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

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

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

此本止一卷四卷五卷所列八十條其第十七條

至四十八條均在闕卷中所存者實止四十八條

耳約計

內府所藏纔及十之四五然以杭大宗跋語考



